

附着词的辖域判断问题^{*}

——从布农语的指示词谈起

江豪文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871

提要 文章旨在通过郡群布农语的个案研究,解决复杂名词短语中的指示词辖域判定难题。借由名物化结构论证布农语的指示附着词展现两种不同层次的辖域:主格附着词为短语后附,其附着成分的辖域可大于其宿主所建构的名词短语;旁格指示词为紧邻宿主后附,其附着成分的辖域仅局限于宿主所建构的名词性短语。此一辖域差异同时也反映在该语言人称附着词的分布上,因而两类附着词可获得一致性的解释。此外,文章以类型学视野探讨辖域判定的跨语言类型以及指示词与名物化结构的关系,同时指陈南岛语名物化研究的缺失之处。

关键词 指示词 附着词 辖域判断 名物化 南岛语

中图分类号 H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21)06-0589-19

1 引言

布农语(ISO代码BNN,《高山族语言简志》译为布嫩语,下称《简志》)属南岛语系,为典型的谓语居首语言,主要分布于台湾中部、南部与东部的山区,分为卓(takituduh)、卡(takibakʁa)、峦(takbanuað)、丹(takivatan)、郡(isbukun)五大方言(Li 1988)。本文以使用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郡群布农语为讨论对象。

与其他多数台湾南岛语相同,布农语指示词区分近、中、远指三种形态。然而,布农语独特之处在于除了有自由式指示词之外还有附着式指示词(clitic demonstratives);自由式具有代名(pronominal)和饰名(adnominal)功能,而附着式仅有饰名功能。^[1]自由式如例(1)a中的sain,出现于名词之前,两者的修饰关系以联系助词tu标记;附着式如例(1)b中的=in,直接后附于其所修饰的名词之上。^[2]例如:

[收稿日期] 2019年11月21日 [定稿日期] 2020年9月23日 doi:10.7509/j.linsci.202009.033757

^{*}感谢《语言科学》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所提供的宝贵修改意见。承蒙北大林幼菁、复旦盛益民、陕西师大黄瑞玲等几位先生惠赐高见。同时,感谢我的布农语老师颜云英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协助。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文中谬误,概由作者负责。

[1] 《简志》使用[j]而非[s],因此将“鞋子”记成[fapiʔ]。然而,这两个音在布农语并不形成对立,由于我们的母语专家的发音更接近[s],故本文一律使用/s/,以求一致。此外,本文采取音素式转写,因此另一个腭化后的同位音[ç],也以[s]表示。

[2] 指示词的相关术语采用王远杰(2008)针对Diessel(1999)的汉译。

(1)a. itu=ʔuvað a [sain tu sapiɬ].

领属=小孩 主格 近指.主格 联系 鞋

这双鞋是小孩的。

b. itu=ʔuvað a [sapiɬ=in].

领属=小孩 主格 鞋=近指.主格

这双鞋是小孩的。(何汝芬等 1986:56)

本文主要探讨附着式指示词的辖域(scope)判断问题:随着名词短语的结构复杂度不断增加,判断此类附着式成分的辖域究竟是单词还是短语就成了一个难题。Diessel(1999:24)指出:“实证上来说,通常很难判断(饰名)指示词究竟是依附于一个单词还是短语。若形容词或其他名词修饰语出现在名词之前,两者的区别便愈加困难”。〔3〕布农语的情形正是如此,而本文旨在透过名物化结构来厘清布农语的附着式指示词究竟是紧邻单词后附(host-adjacent enclitics)还是短语后附(phrasal enclitics)。

2 论元结构与句法功能

想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需对布农语的论元结构与句法功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首先,论元结构体现在动词上的焦点标记(focus markers)与名词短语的格标记,两者实为一体两面、互为表里。就语意角色和格位标记的配对模式而言,动词谓语句可以区分为以 ma-/m-/<m>标记(也可能无标记)的主事焦点句(actor focus,简称主焦)与非主事焦点句(non-actor focus),后者再细分为以-un 标记的受事焦点句(patient focus,简称受焦)、以-an 标记的处所焦点句(locative focus,简称处焦)和以 si-标记的让渡焦点句(conveyance focus,简称让焦)。在主焦句中,主格 a 标记主事、旁格 mas 标记受事;而在非主焦句中,主格 a 标记受事(或其他语意角色)、旁格 mas 则标记主事。以下对举主焦句和受焦句加以说明。例如:

(2)a. ma-suað a tama mas bainu.

主焦-种 主格 父亲 旁格 豆子

父亲种豆子。(李壬癸 1997:332)

b. kaun-un mas utuŋ a bunbun.

吃-受焦 旁格 猴子 主格 香蕉

香蕉猴子吃了。(何汝芬等 1986:122)

例(2)a 使用主焦动词 ma-suað(种植),因此其主事与受事分别由 a 与 mas 标记;例(2)b 使用受焦动词 kaun-un(吃),因此其主事与受事分别由 mas 与 a 标记。

处焦句的主语经常为处所或接受者,而让焦句的主语经常为受益者或工具,因此这两种句型皆有可能在同一个句里出现两个旁格标记的名词短语,一个主事性强,另一个受事性强。如例(3)a 的主语是接受者达海,第一个 mas 标记主事性强的给予者 subaɬi(苏巴力),而第二个标记受事性强的给予物 aɬiɬ(书);例(3)b 的主语是受益者 taɬai(达海),第一个 mas 标记主事性强的给予者苏巴力而第二个标记受事性强的购买物 ispatas(笔)。例如:

〔3〕 原文为:“it is empirically often difficult to decide whether an (adnominal) demonstrative is bound to a word or a phrase. The distinction is especially problematic if adjectives and other noun modifiers precede the noun.”

- (3)a. na=saiiv-an [mas subaɬi=tia] a taχai=a [mas aχiɬ].
非现实=给-处焦 旁格 苏巴力=远指.旁格 主格 达海=远指.主格 旁格 书
达海啊,苏巴力会把书给他。(黄慧娟和施朝凯 2016:64)
- b. is-baɬiv [mas subaɬi=tia] a taχai=a [mas ispapatas].
让焦-买 旁格 苏巴力=远指.旁格 主格 达海=远指.主格 旁格 笔
达海啊,苏巴力给他买了笔。(同上:61)

此外,上两句还显示附着式指示词形式会随着其所标记的名词短语的格位不同而改变:同为远指,若搭配旁格标记 mas 则表现为=tia;若搭配主格标记 a 则表现为=a。所有形式如例(4)所列:^[4]

(4) 郡群布农语的附着式指示词

	近指	中指	远指
主格	=in	=an	=a
旁格	=tin	=tan	=tia

然而,格标记经常是省略不用的,此时使用指示词便有助于区别句法功能。例如:

- (5)a. ama-un [tina=tia] ʔuvað.
背-受焦 母亲=远指.旁格 孩子
小孩由那母亲背着。
- b. ama-un tina [ʔuvað=tia]. (李壬癸 1997:320)
背-受焦 母亲 孩子=远指.旁格
母亲由那小孩背着。

例(5)中的两个论元都不带格标记,两句唯一的区别是远指词=tia 所附着的位置,由于其为旁格形式而该句又为受焦句,因此得知=tia 所附着的论元为主事,而不带=tia 的论元则成为无标记的受事主语。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附着式指示词的句法功能。《简志》将其区分为基本格、主格、领格和宾格。所谓基本格即担任谓语或谓语修饰成分时所使用的形式,然而附着式的基本格与领格、宾格在形式上完全相同(自由式的形式则有所区别,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此外,在《简志》未考量到的句法环境中,例如处所短语,也是使用相同的一套形式,因此我们仅以旁格统摄所有非主语的句法功能。主格如例(6)a 中的 maɬuspiɱað(女人)所示;《简志》所谓的宾格如例(6)b 中的 bunuað(李子);基本格如例(6)c 中的名词性谓语 tina(母亲);领格如例(6)d 中的领属定语 bukun(布袞);处所短语如例(6)e 中以 sia 标记的 abus(阿布丝)。

这些例子说明宾格、基本格、领格或者是处所短语都是搭配同一套附着式指示词,统称为旁格,与主格形成对立。例如:

- (6)a. m-atað a [maɬuspiɱað=a].
主焦-死 主格 女人=远指.主格
那个女人死了。(Nojima 1996:3)
- b. na=ma-tapuɬ=ta mas [bunuað=tan].
非现实=主焦-摘=咱们.主格 旁格 李子=中指.旁格
咱们摘那些李子吧!(同上)

[4] 辅音/t/遇到元音/i/会腭化为[tɕ],故/tin/与/tia/的实际读音为[tɕin]与[tɕia]。

- c. [tina=tia] ma-pa-pis-ʔuʔʔuʔ mas taʎai=tia=s ʔuʔʔuʔ.
 母亲=远指.旁格 主焦-使役-煮-粥 旁格 达海=远指.旁格=旁格 粥
 让达海煮粥的(人)是母亲。(黄慧娟和施朝凯 2016:96)
- d. saʎaʔ-an=ku a itu=[bukun=tia] a maʔuspigað=a.
 认识-处焦=我.旁格 主格 领属=布袂=远指.旁格 联系 女人=远指.主格
 布袂的媳妇我认识。(同上:81)
- e. na=simuʔ=ik mas sui sia [abus=tia].
 非现实=借入.主焦=我.主格 旁格 钱 处所 阿布丝=远指.旁格
 我要向阿布丝借钱。(同上:83)

3 附着词的辖域判断

在上述所举的例子中,带有指示词的名词短语都相当简短,仅由一个名词组成,因而未能彰显附着词的辖域判断问题,本节将逐步扩增名词短语内部的复杂性,借以凸显此一问题,并提出证据支持我们的结论。

首先,第一个可观测的事实是,无论一个名词短语内部的复杂性如何,若指示词出现在该短语之内,都是位于短语的最右侧,可简记为 NP+DEM。由于 DEM 为粘着形式(bound forms),理论上而言可能有三种分析方式:(i)DEM 为后缀(suffix);(ii)DEM 为紧邻宿主单词的后附词(host-adjacent enclitics);(iii)DEM 为短语性后附词(phrasal enclitics)。以下分别就两种对立加以讨论:后缀与后附词以及紧邻宿主后附与短语后附。

3.1 后缀与后附词

早期的大多文献(如李壬癸 1997;黄美金 1997;Huang 2008)普遍认为布农语粘着性指示词为后缀,主要便是根据名词短语相对简单的句子所作出的判断,另外一个因素是当时的研究氛围缺乏对词缀(affixes)与附着词(clitics)进行严谨的区辨。Nojima(1996)是当时少数将布农语粘着性指示词处理为后附词的,但该文并未为此提供理据。直到 Li(2010)才对布农语的各种附着词进行全面的、系统性的考察,确立了附着词的分析。该文指出,粘着式指示词与粘着式人称标记一样都是后附词,有别于焦点标记(受焦标记-un、处焦标记-an)与祈使标记(用于主焦句的-a、用于非主焦句的-av)等后缀,区别的在于是否造成词重音转移:一个词在加上后缀之后会导致词重音向右转移,而加上后附词则不影响重音的重新分配。^[5]例如主焦动词 ma.'sa. bah(睡觉)的重音位于倒数第二音节/sa/,加了祈使标记-a 之后重音右移至/ba/,即 ma. sa.'ba. ha(睡觉吧),维持词重音落在倒数第二音节的规律;而加了第一人称标记=ik 之后重音仍旧维持在/sa/,即 ma.'sa. ba. hik(我睡觉)。换言之,后缀是作为词的一部分而添加的、对重音的分配产生影响,而后附词则是添加于成词之后、无关乎重音的配置。这与“屈折词缀与词干结合而附着词与词(或短语)结合”(Nevis 2000:389)的普遍规律相符合。^[6]

[5] 以此标准而言,格标记 a 与 mas 实际上也是附着词,在音韵上附着于其之前的词,虽然句法上是标记其之后的名词短语,因此是双向附着词(ditropic clitics,即 phonological host 与 syntactic affiliate 的方向相反)。但为便于读者理解布农语的句法,本文将 a 与 mas 独立表示,仅在 mas 缩减为/s/-之时,才将其表现为附着在宿主之上的=s,如例(6)c、例(9)与例(32)a。

[6] 原文为:“inflectional affixes combine with stems whereas clitics combine with words (or phrases).”

3.2 紧邻宿主后附与短语后附

自 Li(2010)之后,布农语粘着性指示词作为后附词的结论逐渐成为共识,最新的《布农语语法概论》(黄慧娟和施朝凯 2016,下称《概论》)也是采用了此一分析。然而, Li(2010)留下的问题是无法判定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究竟是某个单词还是短语,而这正是下文探讨的重点。我们首先指出前人研究的缺失之处,接着提出解决方案。

3.2.1 研究缺失

正如上文 Diessel 的引言所示,布农语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判断难点起因于它与核心名词同样出现于名词短语的右外围(right peripheral),如例(7)当中的旁格指示词=tia 可能以核心名词 bunun(人)或是以整个复杂名词短语(以方括号标示)为其附着成分的辖域。^[7] 例如:

- (7) sadu saikin mas [m<in>in-buχbuχ sia ɬibus tu bunun]=tia.
 看.主焦 我.主格 旁格 <过去>主焦-迷路 处所 森林 联系 人=远指.旁格
 我看见在森林里迷了路的人。

此例的名词短语是一个定中结构,定语在前、中心语在后(下称定中短语),两者的修饰关系以联系助词 tu 标记(构式为 X tu Y),由于整个短语是以旁格 mas 标记,即便没有定语,与名词 bunun(人)搭配的指示词也会是旁格,因此无法断定此处的旁格指示词是彰显名词的还是整个名词短语的句法功能,即无法判断后附的辖域是紧邻宿主还是包含宿主的一个更高层次的短语。

修饰结构 X tu Y 内部的语序并非一成不变,有时中心语也可居前而定语在后(下称中定短语),《概论》中便举了如下的例子。例如:

- (8) subaɬi=tia a kaɬi-χaɬχaɬ mas [saɬituŋ tu i-da~daða sia ɬukis]=tia.
 苏巴力=远指.旁格 主格 打-落 旁格 木瓜 联系 在-未完整~上面 处所 树=远指.旁格
 打落树上木瓜的(人)是苏巴力。(黄慧娟和施朝凯 2016:27)

该书明确地以上例中的方括号标示旁格指示词=tia 附着成分的辖域为以旁格 mas 标记的整个名词短语。虽说此处核心名词 saɬituŋ(木瓜)与指示词分别出现于整个名词短语的左右两侧,显示指示词未必总是直接附着于核心名词。然而,此处指示词的附着成分辖域也可能是名词 lukis(树),因为 sia 所标记的处所短语同样也必须搭配旁格指示词(比较例(6)e)。因此我们认为例(8)并无法证明指示词=tia 的附着成分辖域必然是整个名词短语。

同样地, Li(2018)也认为旁格指示词的附着成分辖域是短语而非单词,主要的证据也是指示词未必总是直接附着于核心名词。该文以两个同义的句子展示。例如:

- (9) a. ʔasa=ik ma-baɬiv [kadu-u=s ʔaɬaŋ tu patasan]=tia.
 要.主焦=我.主格 主焦-买 喜欢-受焦=旁格阿朗 联系 书=远指.旁格
 我要买阿朗喜欢的书。(Li 2018:93)
- b. ʔasa=ik ma-baɬiv [patasan tu kadu-u=s ʔaɬaŋ]=tia.
 要.主焦=我.主格 主焦-买 书 联系 喜欢-受焦=旁格 阿朗=远指.旁格

[7] 本文所有未标注来源的例句皆为笔者调查所得,我们咨询的母语专家为颜云英(族名 χanaivað takistauɬan)老师。

无论在例(9)a的定中短语还是在例(9)b的中定短语里,指示词都是附着在整个名词短语的最右侧。^{〔8〕}然而,即便是例(9)b同样也无法排除指示词的附着成分辖域是单词的可能性,因为它与例(8)有着相同的问题,即指示词的宿主所构成的第一个直接成分(简称 Min-NP)与另一个更大层次是直接成分(简称 Max-NP)有着相同的格位。例(9)b中方括号内的名词短语是主焦动词 ma-ba $\text{\textcircled{4}}$ iv(买)的受事,因此该短语的格位会是旁格(虽然没有与旁格标记 mas 共现,但格标记可省略,见例(5)),前人的研究便是以此认定旁格指示词=tia 的附着成分辖域为整个名词短语。然而,该名词短语内部还有一个受焦动词 kadu-un(喜欢),其主事由旁格标记(此例使用 mas 的缩减形式=s,比较例(2)b),因此旁格指示词=tia 的附着成分辖域也可能是主事短语 $\text{\textcircled{2}}$ a $\text{\textcircled{4}}$ a $\text{\textcircled{2}}$ =tia(比较例(3)a的主事短语 suba $\text{\textcircled{4}}$ i=tia)。换言之,指示词=tia 的附着成分辖域既可能是主焦动词“买”的受事 Max-NP,即短语后附,也可能是受焦动词“喜欢”的主事 Min-NP,即紧邻宿主后附。就理论而言,这两种后附所产生的语义是不同的:短语后附表示“买”的受事是远指的(通常用于指称的对象不在对话的现场),而紧邻宿主后附则表示“喜欢”的主事是远指的。然而,既有研究并没有对此加以关注,因此也就无法透过语义来辨析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

Li(2018)对主格指示词也是采取了与旁格指示词相同的分析方式,认为两者都是短语后附而非紧邻宿主后附,因为主格指示词无论是在像例(10)a的定中短语还是在像例(10)b的中定短语里都是附着在整个名词短语的最右侧。例如:

(10)a. ma $\text{\textcircled{4}}$ a [ma-maua $\text{\textcircled{d}}$ tu da $\text{\textcircled{2}}$ jan]=a $\text{\textcircled{4}}$ ai, si-supsup mas inak tu is $\text{\textcircled{2}}$ a $\text{\textcircled{2}}$.
 主题 主焦-漂亮 联系 地方=远指.主格 主题 拉-吸 旁格 我.领属 联系 心
 那个漂亮的地方,我老惦记着。(Li 2018:92)

b. ma $\text{\textcircled{4}}$ a [da $\text{\textcircled{2}}$ jan tu ma-maua $\text{\textcircled{d}}$]=a $\text{\textcircled{4}}$ ai, si-supsup mas inak tu is $\text{\textcircled{2}}$ a $\text{\textcircled{2}}$.
 主题 地方 联系 主焦-漂亮=远指.主格 主题 拉-吸 旁格 我.领属 联系 心

该文认定,由于主格远指词=a 在例(10)b中附着于充当定语的动词 ma-maua $\text{\textcircled{d}}$ (漂亮)之上,而整个名词短语的语义核心是 da $\text{\textcircled{2}}$ jan(地方),因此主格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必然是整个名词短语。然而,此一假定忽略了布农语的一项重要语法特征,即所有的动词在搭配(主格或旁格)指示词之后都能构成名词短语并指称该动词的主格论元,毋需仰赖其他名词性成分。例如:

(11)ma- \langle i \rangle ba $\text{\textcircled{4}}$ iv=ik tu dusa mas patasan. tasa $\text{\textcircled{4}}$ ai, ma-da $\text{\textcircled{2}}$ a $\text{\textcircled{4}}$ as. ma $\text{\textcircled{4}}$ a tasa $\text{\textcircled{4}}$ ai,
 主焦- \langle 过去 \rangle 买=我.主格 分格 二 旁格 书 一 主题 主焦 红 主题 一 主题
 ma-diav. [ma-da $\text{\textcircled{2}}$ a $\text{\textcircled{4}}$ as]=a $\text{\textcircled{4}}$ ai, mastan mas [ma-diav]=tia ba $\text{\textcircled{4}}$ iv-un dai $\text{\textcircled{2}}$ a $\text{\textcircled{d}}$.
 主焦-黄 主焦-红=远指.主格 主题 主焦.超过 旁格 主焦-黄=远指.旁格 买-受焦 大
 我买了两本书,一本红皮、另一本黄皮。红的那本比黄的那本还贵。

例(11)中,动词 ma-da $\text{\textcircled{2}}$ a $\text{\textcircled{4}}$ as(红)与 ma-diav(黄)首次出现时是充当谓语,而第二次出现且与指示词搭配时则是充当论元。此例中的 ma-da $\text{\textcircled{2}}$ a $\text{\textcircled{4}}$ as=a(红的)和 ma-diav=tia(黄的)的句法功能与其他一般名词短语并无二致(如例(3)中的人名短语 ta $\text{\textcircled{4}}$ ai=a),且在这两个名词短语当中,动词是唯一的成分。^{〔9〕}换言之,布农语的指示词具有类似汉语“的”的功能,即“在 VP 后头加上‘的’的时候,原来表达陈述(assertion)的 VP 就转化为表示指称(designation)的‘VP 的’了”(朱德熙 1983:17-18)。布农语的 VP 与指示

〔8〕 实际上,中心名词的有定性会影响母语使用者对定中或中定结构的偏好(Shi 2009:104)。

〔9〕 指示词能附着于动词和名词(以及其他词类)上,这种对宿主的低选择性(promiscuity of attachment)更加说明布农语的粘着指示词为后附词而非后缀。

词搭配后也同样具有将陈述转化为指称的功能,Shibatani(2018)将此转化过程视为名物化(nominalization)的关键定义,并指出跨语言间相同的名物化结构普遍具有两种功用:一是作为名词短语内的修饰语(modification-use),二是充当整个名词短语(NP-use)。无论是词汇性名物化(lexical nominalization, 派生名词)还是语法性名物化(grammatical nominalization, 不派生名词)皆是如此。汉语的“的”字结构与布农语的动词加指示词短语同样都有名物化结构的名词短语用法,如例(11)的 ma-daŋχas=a(红的),以及修饰用法,如例(10)b 的 daŋian tu ma-mauað=a(漂亮的地方)。在前者,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只能是动词 ma-daŋχas(红);在后者,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同样也可能是动词 ma-mauað(漂亮),因为语义核心词 daŋian(地方)出现与否并非指示词能否附着于名词短语的必要条件。在例(10)中 X tu Y 的修饰结构当中,X 与 Y 两者各自具有句法独立性,都能独自充当名词短语的唯一成分。^[10] 因此,即便是在像例(10)b 那样的中定短语里,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也有可能是其宿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即便指示词能附着在名词短语的语义核心词之外的宿主上,也无法完全排除指示词以宿主而非整个名词短语为辖域的可能性,关键是指示词能否单独与宿主构成合语法的名词短语。若可,则紧邻宿主后附的可能性依旧存在,如上述布农语的情况。若不可,则必然是短语后附,如法语的附着式指示词。^[11] 例如:

- | | | | | | | |
|----------------------|-----------|----------------|------------|-----------|----|----------|
| (12)a. ce | garçon-ci | b. ce | grand | garçon-ci | | |
| 指示. 单数. 阳性 | 男孩-近指 | 指示. 单数. 阳性 | 大 | 男孩-近指 | | |
| 这个男孩(Nevis 2000:395) | | 这个大男孩 | | | | |
| c. ce | garçon | intelligent-ci | d. ce | garçon | de | Paris-ci |
| 指示. 单数. 阳性 | 男孩 | 聪明-近指 | 指示. 单数. 阳性 | 男孩 | 从 | 巴黎-近指 |
| 这个聪明的男孩 | | | 这个来自巴黎的男孩 | | | |

例(12)a 显示指示词构式 ce...-ci 与单一名词搭配的情形。例(12)b 与 c 则分别显示定中短语与中定短语,表面上看来与布农语例(10)a 与 b 的结构相当类似;然而,法语的指示词-ci 与定语 intelligent(聪明)并不能单独构成名词短语,因此其附着成分的辖域不可能为其宿主而必然是整个中定短语 garçon intelligent(聪明的男孩),不同于布农语的情形。最后,例(12)d 显示法语指示词-ci 附着于专名 Paris(巴黎),类似例(9)b 中布农语指示词=tia 附着于专名 ʔa4aŋ(阿朗)。然而,两者有着关键的差异:法语指示词-ci 并不能与专名单独构成名词短语,^[12] 因此其附着成分的辖域不可能为其宿主而只能是短语 garçon de Paris(来自巴黎的男孩);布农语指示词则普遍单独与人名、地名等专名搭配,因此例(9)b 中指示词=tia 附着成分的辖域仍有可能为其宿主。

[10] 事实上,daŋian(地方)也不是单一语素词,而是与 ma-mauað(漂亮)同样带有焦点词缀的双语素词,即 daŋi-an(放-处焦)。同样地,许多看起来像单一语素名词的词也都带有焦点标记:例(9)的 patasan(书)为 patas-an(写-处焦);例(3)b 的 ispapatas(笔)为 is-pa~patas(让焦-未完整~写);例(23)的 pasnanavan(学校)为 pa-s<na~>nava-an(使役-<未完整~>教-处焦)。然而,是否进一步分析这些词的语素对于我们的讨论并没有影响,故选择加以简化。4.2 节将有更多关于动词的名物化功能的讨论。

[11] 此处将布农语和法语比较乃是着眼两者的指示短语在结构上的高度相似性:在一个仅由单一名词组成的指示短语中,名词前后皆可出现指示成分,直指(deictic)的语素后附于名词之上,而非直指的语素位于名词之前作为修饰语。比较法语的 ce garçon-ci(这个男孩)与布农语的 adi tu ʔumaχ=tia(那栋房子),其中 ce 与 adi 都是非直指的,可搭配不同的直指语素,在法语为-ci(表近指)与-là(表远指),在布农语则为例(4)中所列的所有附着词。虽然法语的-ci 与-là 都是后附词而非后缀,但此处仍按照法语的书写习惯使用连字号而非等号。

[12] 此乃就标准法语而言。然而,Rowlett(2007:67)指出在法国南部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法语中,附着式指示词也和布农语一样能单独搭配专名,如 le Boeing-là(波音)。

3.2.2 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节利用布农语名物化结构的语法特性来辨析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为了行文方便,我们称指示词的宿主所组成的最小名词性成分为内部短语(Min-NP),而称内部短语与其他成分所构成的最大名词性成分为外部短语(Max-NP)。理论上而言,这两个短语的格位是各自独立、互不影响的,而辨析附着成分的辖域问题的关键在于针对内、外部短语有着不同格位的句子加以考察。

具体而言,我们考察了外部短语为主格而内部短语为旁格的句子。主格细分为句末主语以及句首主题;旁格细分为受事以及处所。综合这两项参数便可以获得四种组合句型:(i)外部短语为句末主语且内部短语为受事;(ii)外部短语为句末主语且内部短语为处所;(iii)外部短语为句首主题且内部短语为受事;(iv)外部短语为句首主题且内部短语为处所。这四种句型都能搭配主格指示词,而由于外部短语为主格、内部短语为旁格,这显示主格指示词必然为短语后附。以下依序举例说明。

例(13)显示内部短语 pandian(菜)为主焦动词的受事,以 mas 标记为旁格,然而与 pandian 搭配的却是主格指示词,因此其附着成分辖域不可能为宿主 pandian,而只能是充当全句主语的整个名物化结构,即外部短语(以方括号标示)。例如:

(13) minsum=in a [ma-<i>baɬiv mas pandian]= {a/in}. [13]

返回. 主焦=新状态 主格 主焦-<过去>买 旁格 菜=远指/近指. 主格
买菜的{那个/这个}(人)回来了。

这种句子对短语后附的分析提供了强而有力的证据。我们在《概论》所附的自然语料中也发现了结构类似的句子。例(14)的内部短语 λaisiq(饭)是以旁格 mas 标记的受事,然而却是主格指示词的宿主,因此其附着辖域只能是充当全句主语的外部短语。例如:

(14) kit-usλuð-un=dau a [ik-da~da-an mas λaisiq]=a.

咬-紧-受焦=传信 主格 吃-未完整~装盛-处焦 旁格 饭=远指. 主格
据说(他们)紧咬着装饭吃的那个(器皿)。(黄慧娟和施朝凯 2016:309)

又如例(15)的内部短语为 sia 所标记的处所 ɬibus(森林),本应搭配旁格指示词(见例(6)e),然而却成为主格指示词的宿主,可见其附着成分的辖域为充当全句主语的外部短语。

(15) minsum=in a [m<in>in-buλbuλ sia ɬibus]= {a/in}.

返回. 主焦=新状态 主格 <过去>主焦-迷路 处所 森林={远指/近指}. 主格
在森林里迷路的{那个/这个}(人)回来了。

当外部短语是句首主题时,也能得到相同的结果。例(16)的内部短语为以 mas 标记的旁格受事 λaqvaŋ(牛), [14]例(17)的内部短语为以 sia 标记的旁格处所 ɬukis(树),但与两者搭配的都是主格指示词,显见其附着成分的辖域为充当全句主题的外部短语。例如:

(16) maða [m<in>anaλ mas λaqvaŋ]=a takna λai, ɬaniaλu=tia.

主题 <过去>射击. 主焦 旁格 牛=远指. 主格 昨天 主题 拉尼雅虎=远指. 旁格
昨天射了(一头)牛的那个(人),他是拉尼雅虎。

(17) [sa-<i>da~daða takna sia ɬukis]=a λai, ɬaniaλu.

[13] 本文以花括号与斜线(x/y)表示纵向的聚合关系。

[14] 例(16)的远指主格指示词=a也能附着于 takna(昨天),此处为了比较内部与外部短语,因此展示了附着于 λaqvaŋ(牛)的句子。

前往-〈过去〉未完整~上面 昨天 处所 树=远指,主格 主题 拉尼雅虎
昨天爬到树上的那个(人),他是拉尼雅虎。

此外,相同语句搭配不同格位的指示词所产生的语义区别也支持主格指示词是短语后附。在例(15)中,选用远指主格=a时表示迷路之人已经从森林里回到说话者附近,但却不在对话的现场(也许此人在某间屋里);选用近指主格=in则表示返回之人就在说话者眼前。同样的语句也能搭配旁格指示词。例如:

- (18) minsum=in a m<in>in-buχbuχ sia ɬibus={tia/tin}.
- 返回,主焦=新状态 主格 〈过去〉主焦-迷路 处所 森林={远指/近指},旁格
在{那片/这片}森林里迷路的人回来了。

例(18)选用远指旁格=tia时表示说话者不在森林里;选用近指旁格=tin时表示说话者正处在森林里。例(15)与例(18)的语义区别显示主格指示词的所指对象是外部短语(即迷路之人)而旁格指示词的所指对象是内部短语(即森林)。

主格指示词是短语后附的最强烈证据来自于它们可直接附着在旁格指示词之后。虽然主格与旁格指示词能附着在相同的宿主上,两者具有各自独立运作的辖域。例如:

- (19)a. minsum=in a [ma-<i>baɬiv mas pandian=tan]=a.
- 返回,主焦=新状态 主格 主焦-〈过去〉买 旁格 菜=中指,旁格=远指,主格
买那些菜的那个人回来了。
- b. minsum=in a [m<in>in-buχbuχ sia ɬibus=tia]=an.
- 返回,主焦=新状态 主格 〈过去〉主焦-迷路 处所 森林=远指,旁格=中指,主格
在那片森林里迷路的那个人回来了。

例(19)中,旁格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为内部短语,即作为受事的 pandian(菜)以及作为处所的 ɬibus(森林);主格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则为包含旁格指示词的整个外部短语:

至此,我们利用了内部短语为旁格、外部短语为主格的句子来证明布农语的主格指示词是短语后附词,虽然这与前人的结论一致(黄慧娟和施朝凯 2016;Li 2018),但我们所提供的证据更为确凿。然而,并没有相似的证据能证明旁格指示词也是短语后附词,主要的原因是找不到内部短语为主格、外部短语为旁格的句子来加以验证。在缺乏强烈证据的情况下,我们采取相对保守的意见,认为旁格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是单词而非短语。这样的结论同时也参照了两个相关的现象:(i)主格与旁格人称附着词的不同特性;(ii)旁格指示词的处所指示功能。以下就这两点分别讨论。

根据不同的句法分布, Li(2010, 2018)将主格人称附着词分析为短语后附,而将相应的旁格分析为紧邻动词后附,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主格、旁格指示词的特性。首先,旁格人称附着词始终紧邻着主要动词,如例(20)的=su(你),而主格人称附着词则会随着主要动词的左侧不断出现新的宿主而向左攀升,即第二位置附缀(Wackernagel clitics),如例(20)的=ik(我)。

- (20)a. na=ma-ɬudaχ=ik=su.
- 非现实=主焦-打=我,主格=你,旁格
我会打你。(Li 2010:103)
- b. na=m-aɬusbut=ik ma-ɬudaχ=su.
- 非现实=主焦-经常=我,主格 主焦-打=你,旁格
我会常打你。(同上:105)

- c. na=ni=ik m-aɬusbut ma-ɬudaɣ=su.
非现实=否定=我. 主格 主焦-经常 主焦-打=你. 旁格
我不会常打你。(同上:109)

若是主格=ik 不向左侧攀升或是旁格=su 向左侧攀升,都会得到不合语法的句子。由于(20)是主焦句,主格和旁格人称附着词分别标记主事和受事;在受焦句中,主格和旁格人称附着词则分别标记受事和主事。同样地,受焦句中的旁格人称附着词也是始终紧跟着主要动词,而主格人称附着词仍是第二位置后缀,分别如例(21)的旁格=ku(我)与主格=as(你)所示。

- (21)a. na=ɬudaɣ-un=ku=as mais m-uɬiva.
非现实=打-受焦=我. 旁格=你. 主格 当 主焦-犯错
(你)若犯错,我会打你。(Li 2018:420)
- b. na=ni=as ɬudaɣ-un=ku mais m-uɬiva.
非现实=否定=你. 主格 打-受焦=我. 旁格 当 主焦-犯错
(你)若犯错,我不会打你。(同上:417)

换言之,相较于旁格人称附着词,主格人称附着词的移动性(mobility)较高。旁格人称附着词的宿主和与其发生主要语义关联的词永远是同一个词;而主格人称附着词的宿主和与其发生主要语义关联的词则未必是同一个。反观主格、旁格指示词的分布,似乎也反映了相似的区别。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主格指示词的宿主和与其发生主要语义关联的词未必是同一个,后者甚至可以是不带核心名词的名物化结构如例(13)–(17)所示;然而,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旁格指示词也是如此,同时旁格指示词的宿主都可以理解为与其发生主要语义关联的词。如此一来,我们便可用相同的原则来描述指示附着词与人称附着词的格位差异:旁格附着成分的辖域为其宿主;主格附着成分的辖域可以恰好是其宿主,同时也可以包含其宿主的一个更高层次的短语。

上文展示了指示词在名词短语内标记该短语的指称对象相对于说话者的距离,此为个体指示功能。此外,指示词还有另一个功能:附着在具有处所义的动词之上并且表达事件发生地相对于说话者的距离,此为处所指示功能。特别的是,处所指示功能仅限于旁格指示词,而无论动词焦点类型为何,主格指示词皆无处所指示功能(Li 2018:337),例如(22)中的旁格远指词=tia:

- (22)a. na=ma-pi-ɲadaɣ=ik=tia sui ma-daimpus.
非现实=主焦-使役. 在-里面=我. 主格=远指. 旁格 钱 主焦-储藏
我会把钱存放在那里面。(Li 2018:100)
- b. pi-daiða-un=ku=tia saŋɬav ma-suað.
使役. 在-那里-受焦=我. 旁格=远指. 旁格 蔬菜 主焦-种
我把蔬菜种在那里。

乍看之下,例(22)a中的旁格指示词似乎具有个体指示功能,可以解读为指示 sui(钱),只不过此处的指示词附着在动词谓语上而非名词上,而且 sui 作为主焦句的受事也理应搭配旁格指示词。然而,这种分析违反了“布农语指示词后附于名词性成分”此一规律。更重要的是,在对比例(22)b之后上述的分析便行不通了,该句的旁格指示词不可能是指示 saŋɬav(蔬菜),因为它作为受焦句的受事,理应搭配主格而非旁格指示词。因此,处所指示功能的指示词与个体指示功能的指示词有显著的句法差异:前者只能

使用旁格、后者则无此限制。^[15]除了格位形式仅限于旁格之外,指示处所的指示词还有另一个句法特色,即在一个群聚的附着词串(clitic cluster)内有较灵活的位置。例如:

- (23)a. pu-ɬumaχ-un=in=ku=tin ʔuvað maisna-sia pasnanavan.
 使役.往-房子-受焦=新状态=我.旁格=近指.旁格 小孩 从-处所 学校
 我让孩子从学校回家来了。(Li 2018:101)
- b. pu-ɬumaχ-un=in=tin=ku ʔuvað maisna-sia pasnanavan.
- c. pu-ɬumaχ-un=tin=in=ku ʔuvað maisna-sia pasnanavan.

例(23)为三个同义的句子,唯一的区别是指示词相对于其他附着词的位置:近指词=tin 在第一句位于人称附着词=ku(我)之后,在第二句位于人称附着词与新状态标记=in(功能类似汉语的句末“了”,与主格近指词=in 同音,详见 Chen & Jiang 2020)之间,在第三句位于新状态标记之前。

这种位置的灵活性,除了进一步证明旁格的指示词确实是后附词(而非后缀)之外,同时也显示它的移动辖域始终在宿主的范围内,因此为紧邻宿主后附。

本节的结论为:布农语主格指示词为短语后附,其附着成分的辖域可大于其宿主;而旁格指示词为紧邻宿主后附。这种附着成分在辖域上的区别同时也体现在该语言主格和旁格人称附着词的分布差异,即主格附着词的辖域皆可大于旁格附着词。

4 本文启发与延伸讨论

本文的启发主要展现在两方面:一是指示词辖域判断的类型,二是指示词与名物化的关系。

4.1 指示词辖域判断的类型

在分析布农语的个案之后,我们可以提出以下这个更为一般性的问题:当定语性指示词与 Max-NP 的语义核心词并非紧邻时,语言究竟是透过何种手段解决 Min-NP 与 Max-NP 两者之间的辖域归属?布农语的解决方案是透过指示词的不同格位标记。例(24)的最小对比显示主格用于宽辖域,所指对象是 Max-NP;而旁格用于窄辖域,所指对象是 Min-NP。

- (24)a. minsum=in a [m<in>in-buχbuχ sia ɬibus]=in.
 返回.主焦=新状态 主格 <过去>主焦-迷路 处所 森林=近指.主格
 在森林里迷路的这个(人)回来了。
- b. minsum=in a m<in>in-buχbuχ sia [ɬibus]=tin.
 返回.主焦=新状态 主格 <过去>主焦-迷路 处所 森林=近指.旁格
 在这片森林里迷路的(人)回来了。

这种解决方案不仅在台湾南岛语中是布农语所特有的,在跨语言之间也不多见。根据 Payne (1990:10)所罗列的“动词居首常规”(verb initial norm),动词居首的语言倾向将指示词置于名词短语右侧,同时将定语从句置于中心语之后,因此其他动词居首的语言势必也会产生类似的指示词辖域归属

[15] Li(2018:100)将例(22)中的指示词也称为定语性指示词(adnominal demonstratives),这样的称呼显然是有问题的,这是混淆了个体指示功能与处所指示功能的结果。无独有偶,在法语里个体与处所指示词也有构词上的相似性:个体近指的-ci是处所近指副词ici(在这里)的弱形式,个体远指的-là与处所远指副词là(在那里)同形。若只因为指示个体的-là与指示处所的là词形相同就称呼后者为“定语性指示词”的话,这显然于理不合,布农语的情形也是同样的道理。

问题。其他语言究竟还有哪些解决方案,有待日后更全面的考察,以下仅列出几种代表性的辖域判断类型,借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理解本文所探讨的现象。例如:

- (25)a. 指示词的辖域为 Min-NP 或 Max-NP 二者其中之一
 i. 透过指示词的格位变化来选择辖域(布农语)
 ii. 透过指示词与量词的搭配来选择辖域(傣语)
 iii. 同一个名词性短语具有歧义,指示词的辖域可宽可窄(印尼语)
 b. 指示词的辖域同时为 Min-NP 与 Max-NP(法语)

除了布农语所使用的格位变化手段,指示词也可透过搭配不同的量词来解决辖域问题,如傣语。例(26)是两个西双版纳傣语的名词短语,两者唯一的区别是与指示词搭配的量词:若量词是 *kp4*(个),指示词的辖域为 Max-NP;若量词是 *p'wn1*(件),则其辖域为 Min-NP。例如:

- (26)a. *kũn2 ?ǎn2 nuŋ6 sɿ3 xaul kp4 nǎn4*
 人 的 穿 衣 白 个 远指
 那个[穿白衣服的人](张公瑾 1978:20)
 b. *kũn2 ?ǎn2 nuŋ6 sɿ3 xaul p'wn1 nǎn4*
 人 的 穿 衣 白 件 远指
 穿那件[白衣服]的人

若一个语言缺乏格位变化或量词等区辨辖域的手段,便可能产生歧义,如印尼语。^[16] 例(27)显示,印尼语指示词 *itu* 的辖域可宽可窄,可以是 Max-NP(骑自行车的小孩),也可以是 Min-NP(自行车)。例如:

- (27) *Anak yang naik sepeda itu tinggal dekat saya.*
 小孩 的 骑乘 自行车 远指 住 附近 我
 那个[骑自行车的小孩]_{Max-NP} 住我(家)附近。(Sneddon et al. 2010:162)
 骑那辆[自行车]_{Min-NP} 的小孩住我(家)附近。

在上述的三种情况里,指示词的辖域在同一个名词性短语内只能在 Min-NP 与 Max-NP 当中二者择一,即便是允许辖域歧义的语言也是如此。

然而,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一个指示词的辖域同时为 Min-NP 与 Max-NP,例如法语的指示附着词。上文提及,法语的名词短语可同时搭配非直指成分的指示限定词与直指成分的指示附着词,最简单的例子为 *ce garçon-ci*(这个男孩)。若定冠词 *le* 取代了指示限定词 *ce*,指示附着词 *-ci* 也就无法使用了,如 *le garçon*((定指的)男孩)。随着名词短语内部又出现一个带指示词的名词短语,辖域判断的问题便产生了。例(28)中的两个名词短语都包含了一个充当介词宾语的名词短语 *cette ville-ci*(这座村庄),两者唯一的区别是限定词选用定冠词 *le* 还是指示词 *ce*。例如:

- (28)a. *le garçon de cette ville-ci*
 定指. 单数. 阳性 男孩 从 指示. 单数. 阴性 村庄-近指
 来自这座[村庄]_{Min-NP} 的男孩(Nevis 2000:395)
 b. *ce garçon de cette ville-ci*

[16] 若例(26)的指示词搭配一个能同时适用于 Min-NP 与 Max-NP 的量词,我们预期傣语也理应会产生辖域歧义。

指示. 单数. 阳性 男孩 从 指示. 单数. 阴性 村庄-近指
 这个[[来自这座[村庄]_{Min-NP}的男孩]]_{Max-NP}

若选用定冠词 *le*, 因为指示附着词 *-ci* 不与定冠词搭配, 因此其辖域必然为 *Min-NP* (即村庄)。有趣的是, 若选用指示限定词 *ce*, 则指示附着词 *-ci* 的辖域同时为 *Min-NP* 以及 *Max-NP* (即来自这座村庄的男孩), 根据 Nevis (2000) 的研究, 这是由于发生了同音删略 (haplology) 的缘故。也就是说, 原本应当有两个 *-ci*, 其辖域分别为 *Min-NP* 与 *Max-NP*, 因为接连出现导致了同音删略, 但是两个 *-ci* 的语义效果仍然存在。该文将这种双辖域的现象与英语领属标记 *'s* 的同音删略相比拟。在英语的复合领属短语中, 介词 *of* 的宾语为领属短语, 如 *a classmate of mine* (我的一位同学), 若将 *mine* 替换成人名则为 *a classmate of McMug's* (McMug 的一位同学)。若将这两个短语作为领属修饰语的话, 前者必须再次使用领属标记 *'s*, 即 *a classmate of mine's books* (我的一位同学的书), 而后者则由于同音删略无法再次使用领属标记 *'s*, 即 *a classmate of McMug's books* (McMug 的一位同学的书)。因此, 法语的 *-ci* 与英语的 *'s* 同样都经历了同音删略, 其证据便是同时以 *Min-NP* 及 *Max-NP* 作为其语义辖域。由于同音删略一般只作用于粘着语素, 我们预期只有指示词为粘着语素的语言才会产生像法语这种同时以 *Min-NP* 和 *Max-NP* 为辖域的情形。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得知, 许多语言都允许指示词的辖域超出其最邻近的短语之外, 只是区辨宽窄辖域的手段各有不同。更广义来说, 冠词 (或其他限定词) 应该也有类似的现象, 只是冠词的不同辖域所造成的语义区别不如指示词容易察觉。例如, 在英语 “*the* + 名词短语 + 关系小句” 这样的结构中, 通常直觉上会认为定冠词 *the* 的辖域便是与其相邻的名词短语, 然而语用学的研究表明并非如此。定冠词 *the* 的使用必须至少满足两个语义条件中的一个: 一是指称对象的独一性 (uniqueness), 无论是普遍存在的独一性 (如月亮) 还是语境当中的独一性 (如桌上仅有的一颗梨子); 二是指称对象的熟悉性 (familiarity), 例如先用不定冠词将指称对象引进语境之中, 再用定冠词对熟悉的对象进行复指 (Hofherr & Zribi-Hertz 2014: 2)。在首次提及 (first mention) 的语境中, 由于指称对象缺乏熟悉性, 因此唯有满足独一性才能使用定冠词 *the*。关键是, 关系小句对独一性也会产生影响。例如:

(29)a. What's wrong with Bill?

比尔怎么啦?

Oh, the woman [he went out with last night] was nasty to him.

哦, 昨晚跟他见面的女人让他吃了不少苦头。(Hofherr 2014: 184)

b. What's wrong with Bill?

比尔怎么啦?

Oh, the woman [who was from the south] was nasty to him.

哦, 南方来的女人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同上)

例 (29)a 中的 “*woman*” 能搭配定冠词 “*the*”, 并非由于该名词的指称对象具有独一性, 而是该名词与关系小句的共同指称对象具有独一性 (即谈话双方都知道比尔昨晚只跟一个女人出去)。若无关系小句对 “*woman*” 的指称对象进行限缩, 则相同的语境下 “*woman*” 只能搭配不定冠词 “*a*”。若限缩的结果没有导致指称对象具有独一性, 同样也无法使用定冠词 “*the*”, 如例 (29)b 中 “南方来的女人” 不适合搭配 “*the*”。

上例两种回答的对比说明, 定冠词 “*the*” 的辖域是 “名词短语 + 关系小句” (即 *Max-NP*), 而非仅仅是与其相邻的名词短语 (即 *Min-NP*), 因为唯有 *Max-NP* 才能创造指称对象的独一性, 并且也唯有创造了指称对象独一性的 *Max-NP* 才符合搭配定冠词 “*the*” 的语用规范。

4.2 指示词与名物化的关系

有关布农语主格指示词的辖域归属问题,前人主要着眼于下例句子。例如:

- (30) m-atað=in a [k<in>aɬat mas subaɬi=tia] a ʔasu=a.
主焦-死=新状态 主格 <过去>主焦.咬 旁格 苏巴力=远指.旁格 联系 狗=远指.主格
咬过苏巴力的那只狗死了。(黄慧娟和施朝凯 2016:223)

然而,正如 Diessel(1999)所指出的那样(见文首),在这种结构下并无法确认主格远指词=a的辖域究竟是 ʔasu(狗)还是充当全句主语的整个定中短语 Max-NP(例如英语定冠词 the 的辖域问题)。因此,我们利用了中心名词不出现的句子得出了像例(31)这样的句子。例如:

- (31) minsum=in a [ma-<i>baɬiv mas pandian=tan]=a.
返回.主焦=新状态 主格 主焦-<过去>买 旁格 菜=中指.旁格=远指.主格
买那些菜的那个(人)回来了。(同例(19)a)

由于没有中心名词,例(31)中的主格远指词=a必然是以全句主语 Max-NP 为其辖域,我们采用 Shibatani(2018)的术语称此种短语为语法性名物化结构。^[17] 对比例(30)、(31)便会发现,两者实际上是将相同的名物化结构(以方括号标示)用于不同的句法环境,前者为用于限缩指称对象的修饰用法、后者为直接用于指称的名词短语用法(联系词 a 只在修饰关系成立时才会出现),正如汉语“的”字结构的两种用法。因此,两者应当获得一致的分析,即无论中心名词出现与否,以及无论其出现位置(定中或中定短语,见例(10)),主格指示词的辖域都是 Max-NP。

透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了布农语的指示词与汉语的“的”同样都对名物化结构起着关键作用(见例(11)),此外类型学的研究也普遍提及指示词在名物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详见 Yap et al. 2011)。然而,值得探究的是布农语的指示词究竟是像汉语的“的”那样作为论元名物化结构(argument nominalization)的必要标记(比较“[卖菜的]是老王”与“#[卖菜]是老王”),还是仅仅使得名物化结构更易于识别以便限缩或指称。在中国境内及周边的许多语言里,指示词是构成名物化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例如榕江县车江侗话的远指词 ta6 能将形容词 pha:ŋl'(高)名物化,形成名词性短语 pha:ŋl' ta6(高的)(梁敏 1980:43)。又或者指示词已然语法化为名物化标记,例如缅甸日旺话(Rawang,与云南的独龙语关系密切)的远指词 wē,除了能将形容词名物化之外(如 tē wē(大的))还能作为动词宾语或补语小句的标记(罗仁地 2008:52)。

然而,布农语的指示词虽然有助于形成名物化结构,但却并非名物化结构的必要成分。例(24)的全句主语是一个名物化结构,所指对象为迷路于森林之人(即 Max-NP),两句的唯一区别在于所搭配的指示词。例(24)a 的主格近指词=in 使得名物化结构更便于指称,但相同的名物化结构即便少了主格指示词也同样能进行指称,如例(24)b 虽然使用了旁格近指词=tin,但其辖域为 ɬibus(森林,即 Min-NP),因此也无关乎名物化结构本身。对比例(32)中的两个疑问词问句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点。菲律宾与台湾南岛语的疑问词问句都是分裂等同句,以名物化结构为主语、以疑问词为谓语。例如:

- (32)a. sima=bis [na=is-baɬiv=su=s uɬus=tan]=i
谁=究竟 非现实=让焦-买=你.旁格=旁格 衣服=中指.旁格=疑问
你究竟要给谁买那件衣服呢?(黄慧娟和施朝凯 2016:177)

[17] Dryer(2004)称之为“不含名词中心语的名词短语”(nouns phrases without nouns)。

- b. sima nian a [na=saiv-an=su mas sui]
 谁 他们. 主格 主格 非现实=给-处焦=你. 旁格 旁格 钱
 你要把钱给他们当中的哪一个? (同上:178)

例(32)a 搭配了旁格中指词=tan, 而例(32)b 没有搭配任何指示词, 但两句的名物化结构都能顺利指称某人。同样地, 主格指示词的有无也不影响名物化结构。相同的名物化结构在例(33)a 搭配主格远指词=a, 而在例(33)b 却没有搭配任何指示词:

- (33)a. mað=bis [χabin-un]=a=i
 什么=究竟 藏-受焦=远指. 主格=疑问
 藏起来的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友拉菲 2017:36)
- b. mað a [ki~kiɬim-un=su]=i
 什么 主格 不完整~找-受焦=你. 旁格=疑问
 你在找的(东西)是什么呢? (同上)

因此, 例(32)、(33)分别显示了名物化结构的内部(即 Min-NP)或外部(即 Max-NP)是否搭配指示词只是一个附带(contingent)现象。然而, 在名物化结构仅由一个动词组成的时候(如例(11)、例(33)a, 指示词的名物化作用便显得格外重要, 因为它有助于区别动词的陈述与指称功能,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农语的指示词才与汉语的“的”有近似的功能。

最后, 上述的结论使我们重新思考前人对台湾南岛语名物化的理解。Ross(2009)分析了诸多台湾南岛语中带有焦点词缀的各种动词词形(原文称 verb forms)。在他的分析中, 一个语言众多的动词词形当中往往只有一小部分具有名物化功能。例如, 该文文末(319页)总共列出了14个郡群布农语的动词词形, 除了2个用于祈使式之外, 其余12个用于直陈式的词形只有处所焦点的词干重叠形(即 Ca~STEM-an)被视为具有名物化功能。然而, 这样的分析是不够全面的, 因为仅仅是在本文出现的例子当中就能找到以下6个词形也都具有名物化功能。^[18] 例如:

- (34)a. 主焦 M-STEM, 如例(11)的 ma-daŋχas(红)与 ma-diav(黄)
 b. 主焦 <in>M-STEM, 如例(19)的 ma-<i>baɬiv(买)与 m<in>in-buχbuχ(迷路)
 c. 受焦 STEM-un, 如例(33)a 的 χabin-un(藏)
 d. 受焦 Ca~STEM-un, 如例(33)b 的 ki~kiɬim-un(找)
 e. 处焦 STEM-an, 如例(32)b 的 saiv-an(给)
 f. 让焦 is-STEM, 如例(32)a 的 is-baɬiv(买)

事实上, 任何布农语直陈式的动词词形只要处在论元位置, 辅以适当的事件参与者(如主事或受事)或仅仅只是搭配指示词(如例(11)与例(33)a), 都具有名物化功能、能够指称动词的主语论元。例如, 词干 baɬiv(买)若搭配主焦词缀, 则其主语是主事者, 因此该主焦动词的名物化功能是指称购买者(如例(19)的 ma-<i>baɬiv); 同样的词干若搭配让焦词缀, 则其主语是受益者, 因此该让焦动词的名物化功能是指称购买行为的受益者(如例(32)a 的 is-baɬiv)。布农语动词所构成的名物化结构在本质上是语法性的, 在名物化结构的内层, 动词仍然保有其特性(如能带论元、时地状语、时貌标记等), 多数情况并未

[18] 为求简洁, 中文注解只标注词干的意思。M-为 Ross 用来表示源于原始南岛语主事焦点 * <um> 或 * ma- 的抽象符号, STEM 表示动词词干。过去时标记 <in> 与 <i> 为语素变体(详见曾思奇 1986), 与让焦标记 is- 结合后, 两者合为 sin-, 如 is-panaχ(射击)的过去时词形为 sin-panaχ。Ca~表示词干的首辅音加上元音/a/, 构成部分重叠, 表达未完整体。

发生词汇层面的词类转换,只有在名物化结构的外层才展现其句法的名词性而与名词具有相同的论元功能,这点与汉语的“的”字名物化结构相似(郭锐 2000)。

有关布农语动词与名词的区别, Li(2018:127)提出了5项构词句法特性,我们认为其中的2项是由于对名物化缺乏正确理解所导致的错误归纳,因此有必要加以厘清。该文认为(i)名词“不需经过额外的派生过程就能充当动词的论元”而动词不能;(ii)名词“能搭配格标记并且与指示词共现”而动词不能。^[19]这两项结论似乎都与本文所举例证相左,但若进一步查看该文用以支持(i)与(ii)的例句便能发现问题的症结。例(35)旨在说明未经过派生的动词,如 maun,无法充当动词的论元(以 mas 标记),而“由动词派生的名词”(原文为 deverbale noun),如 ka~kaun-un 则可以。例(36)的目的是展示未经过派生的动词,如 ma-ɬubun,无法与指示词共现,而“由动词派生的名词”,如 ɬu~ɬubun-un,则可以。例如:

(35)a. ma~maun saia mas [ka~kaun-un]

未完整~主焦.吃 远指.主格 旁格 未完整~吃-受焦
他正在吃食物。(Li 2018:129)

b. * ma~maun saia mas [maun]

未完整~主焦.吃 远指.主格 旁格 主焦.吃

(36)a. mu-pɬuɣ [ɬu~ɬubun-un]=a

主焦-破 未完整~孵育-受焦=远指.主格
那颗蛋是破的。

b. * mu-pɬuɣ [ma-ɬubun]=a

主焦-破 主焦-孵育=远指.主格

然而,这四个词形同样都是带有焦点标记(maun 与 ma-ɬubun 体现主焦 M-STEM;ka~kaun-un 与 ɬu~ɬubun-un 体现受焦 Ca~STEM-un),也同样兼有陈述与指称功能。例(35)b、(36)b 之所以不合法,并非由于词类不同,而是语义不相容所致。maun 与 ma-ɬubun 都是主事焦点动词,因此他们充当论元时只能指称主事,即分别为吃东西之人与孵蛋的鸡,正如例(19)的 ma-<i>baɬiv 只能指称购买者而 m<in>in-buɣbuɣ 只能指称迷路之人。例(36)b 相当于是说“那只孵蛋的(鸡)是破的”,动物无法作为“破”的主语,因此该句当然不被母语专家所接受。事实上,只要语意角色正确,即便是 ma-ɬubun 也跟名词一样“能搭配格标记并且与指示词共现”,如下例中指称母鸡的 ma-ɬubun。

(37) maða ɬu~ɬubun-un ɣai, ɬubun-un mas [ma-ɬubun]=tia

主题 未完整~孵育-受焦 主题 孵育-受焦 旁格 主焦-孵育=远指.旁格
鸡蛋呢,是那只母鸡孵育的。(郑恒雄和颜明仁 2016)

相反地,若是语意角色错误,即便是所谓的“由动词派生的名词”也是无法顺利充当论元的。例如 ɬu~ɬubun-un 是受焦动词,因此只能指称被孵化的蛋,若硬将其与远指词=a 的搭配作为例(35)a 的主语,同样也会得到语义不相容的句子(即“那颗蛋正在吃食物”)。因此,只要语意角色正确,带有焦点标记的各种布农语动词词形都“能搭配格标记并且与指示词共现”,就这项句法分布特性而言,动词词形都具有名物化功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论元位置上的动词词形都已经派生为名词,因为这些词形在其所建构的名词性短语内仍然保有各种动词的特性。

[19] 原文为:“can occur after a verb as an argument without further derivation”以及“can be case-marked and co-occur with demonstratives”。

5 总结

本文以 Diessel(1999)所指出的指示词辖域判定难题为出发点,论证了布农语的指示附着词并非皆具有相同的辖域潜力。主要的结论为:主格指示词为短语后附而旁格指示词为紧邻宿主后附。透过使用不同的格位的指示词,布农语有效地解决了辖域的归属问题,这种解决方案即便是在台湾南岛语当中也是布农语所特有的。为此,我们归纳了4种判定指示词辖域的语言类型,以作为后续进一步研究此类问题的基础。

虽然本文的部分结论与前人相同,但我们所提出的证据却是更加强而有力的。此一结论还可结合布农语人称附着词主格与旁格的不同分布获得更为一般性的归纳,即主格附着词的辖域总是大于旁格附着词。更重要的是,本文借由指示词与名物化结构之间的互动,展示了前人对南岛语名物化的机制缺乏深入的理解,以致于产生偏颇或错误的结论。布农语的个案研究说明,将词类与名物化视为两种独立的概念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重新检视其他台湾南岛语的相关现象。

参考文献

- Chen, Sihwei & Haowen Jiang. 2020. Ways of talking about the past: The semantics of “-in-” and “-in” in Bunun. *Papers from the Austronesian Formal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25, eds. by Henry Yung-li Chang & Hui-chuan J. Huang, 1–21.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oa.
- Diessel, Holger. 1999. *Demonstratives: Form, Func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Dryer, Matthew S. 2004. Noun phrases without nouns. *Functions of Language* 2004. 1: 43–76.
- Guo, Rui (郭锐). 2000. Biaoshu gongneng de zhuanhua he “de” zi de zuoyong 表述功能的转化和“的”字的作用 [Conversion of the predicate function and an analysis of the particle “de” in Mandarin Chinese]. *Dangdai Yuyanxue* 当代语言学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00. 1: 37–52.
- He, Rufe (何汝芬), Shiqi Zeng (曾思奇), Wenshu Li (李文甦), & Qingchun Lin (林青春). 1986. *Gaoshanzu Yuyan Jianzhi (bu’nen yu)* 高山族语言简志(布嫩语) [Grammatical Sketches of Mountains Indigenous Peoples (Bunun)]. Beijing: Mingzu Chubanshe 北京:民族出版社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 Hofherr, Patricia C. 2014. Reduced definite articles with 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on Noun Phrase Structure and Reference*, eds. by Patricia C. Hofherr & Anne Z. Hertz, 172–211.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 Hofherr, Patricia C. & Anne Z. Hertz. 2014. Introduction.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on Noun Phrase Structure and Reference*, eds. by Patricia C. Hofherr & Anne Z. Hertz, 1–20.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 Huang, Hui-Chuan J. 2008. Competition between syllabic and metrical constraints in two Bunun dialects. *Linguistics* 46. 1: 1–32.
- Huang, Huijuan (黄慧娟) & Chaokai Shi (施朝凯). 2016. *Bunong Yu Yufa Gailun* 布农语语法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Bunun Grammar]. Taipei: Yuanzhu Minzu Wei-yuanhui 台北:原住民族委员会 [Taipei: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 Huang, Meijin (黄美金). 1997. Gaoxiong Xian de Bunong yu 高雄县的布农语 [The bunun language in Kaohsiung county]. *Gaoxiong Xian Nandao Yuyan* 高雄县南岛语言 [Austronesian Languages in Kaohsiung County], ed. by Renkui Li (李壬癸), 351–409. Gaoxiong: Gaoxiong Xianzhengfu 高雄:高雄县政府 [Kaohsiung: Kaohsiung County Government].
- LaPolla, Randy J. (罗仁地). 2008. Nominalization in Rawang.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1. 2: 45–66.

- Li, Lilian Li-ying. 2010. *Clitics in Nantou Isbukun Bunun (Austronesian)*.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 Li, Lilian Li-ying. 2018. *A Grammar of Isbukun Bunun*. Ph. D. disserta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Li, Paul Jen-Kuei. 198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nun dialect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 Philology* 59. 2: 479–508.
- Li, Renkui (李壬癸). 1997. Gaoxiong xian Xinyi xiang de Bunong nanbu fangyan 高雄县信义乡的布农南部方言 [The Southern dialect of Bunun in Xinyi township, Kaohsiung county]. *Gaoxiong Xian Nandao Yuyan 高雄县南岛语言 [Austronesian Languages in Kaohsiung County]*, ed. by Renkui Li (李壬癸), 300–350. Gaoxiong: Gaoxiong Xianzhengfu 高雄:高雄县政府 [Kaohsiung; Kaohsiung County Government].
- Liang, Min (梁敏). 1980. *Dongyu Jianzhi 侗语简志 [Grammatical Sketch of Kam]*. Beijing: Mingzu Chubanshe 北京:民族出版社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 Nevis, Joel A. 2000. Clitics. *Morphology: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Inflection and Word-formation* (1), eds. by Geert Booij, Christian Lehmann & Joachim Mugdan, 388–404.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Nojima, Motoyasu. 1996. Lexical prefixes of Bunun verbs. *Gengo Kenkyu* 110:1–27.
- Palavi, Tahai Isnangkuan (发拉菲·打亥·伊斯南冠). 2017. *Junqun Bunun Yu Yiwenci Yanjiu 郡群布农语疑问词研究 [Interrogative Words in Isbukun Bunun]*. Gaoxiong Shif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高雄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is,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 Payne, Doris L. 1990.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Typology* (7).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Ross, Malcolm. 2009. Proto Austronesian verbal morphology: A reappraisal. *Austronesi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Culture History*, eds. by Alexander Adelaar & Andrew Pawley, 295–326.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Rowlett, Paul. 2007. *The Syntax of Fren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i, Chaokai. 2009. *The linker “tu” in Isbukun Bunun*.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 Shibatani, Masayoshi. 2018. Nominalization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Handbook of Japanese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eds. by Prashant Pardeshi & Taro Kageyama, 345–410.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Sneddon, James N., Alexander Adelaar, Dwi N. Djenar, & Michael C. Ewing. 2010. *Indonesian Reference Grammar (2nd edition)*. Australia: Allen & Unwin.
- Wang, Yuanjie (王远杰). 2008. H. Diessel de zhishici yanjiu H. Diessel 的指示词研究 [On H. Diessel's study of demonstratives]. *Dangdai Yuyanxue 当代语言学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08. 4: 363–367.
- Yap, Foong Ha, Karen Grunow-Hårsta, & Janick Wrona. 2011. *Nominalization in Asian Languages: Diachronic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Zeng, Siqi (曾思奇). 1986. Shi tan Bunenyu cizhui “in/i” 试谈布嫩语词缀“in/i” [On the Bunun affix “in/i”]. *Zhongyuan Minzu Xueyuan Xuebao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1986. 1: 89–93.
- Zhang, Gongjin (张公瑾). 1978. Lun Hanyu ji Zhuangdong yuzu zhu yuyan zhong de danweici 论汉语及壮侗语族诸语言中的单位词 [Measure words in Chinese and Kra-Dai languages]. *Zhongyang Minzu Xueyuan Xuebao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1978. 4: 14–30.
- Zheng, Hengxiong (郑恒雄), & Mingren Yan (颜明仁). 2016. *Bunongyu Junqun Fangyan Cidian 布农语郡群方言词典 [Dictionary of the Isbukun Dialect of Bunun]*. Taipei: Yuanzhu Minzu Weiyuanhui 台北:原住民族委员会 [Taipei: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 Zhu, Dexi (朱德熙). 1983. Zizhi he zhuanzhi: Hanyu mingcihua biaoji “de, zhe, suo, zhi” de yufa gongneng he yuyi gongneng 自指和转指: 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 [Self-reference and transferred reference: The grammatical and semantic functions of Chinese nominalizers “de, zhe, suo, zhi”]. *Fangyan 方言 [Dialects]* 1983. 1: 16–31.

作者简介

江豪文,男,1981年生,台湾高雄人。美国莱斯大学语言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雅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形态句法类型学、台湾南岛语。

On Identifying the Scope of Clitics: A Case Study of Bunun Demonstratives

Jiang Haow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As a case study on Isbukun Bunun, this paper aims to solve the scope identification problem of adnominal demonstratives when they co-occur with complex NPs consisting of multiple layers of NPs which demonstratives may have scope over. Drawing on nominalized structures, we argue that demonstrative clitics in this language demonstrate differential scopes; nominative ones are phrasal enclitics whereas oblique ones are host-adjacent enclitics. This scopal difference of demonstrative clitics is also observed in person clitics, and a generalization can be made to account for both types of clitics. Moreover, we outline different solutions to the scope problem of demonstratives across languages and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emonstratives and nominalizations. This study helps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nature of Austronesian nomin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where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phenomenon have led to partial or even faulty conclusions in previous studies.

Keywords demonstratives; clitics; scope identification; nominalization; Austronesian

沉痛悼念本刊编委陈章太先生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章太先生,于2021年10月17日凌晨逝世。陈章太先生出生于1932年,福建永春人,195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国家语委常务副主任,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先生是积极推进我国语言研究特别是语言应用研究的主要领军人物,曾参与筹备成立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应用语言学会,并任中国语言学会第一任秘书长、中国应用语言学会第一任会长,筹办《中国语言学报》和《语言文字应用》两个学术刊物。陈章太先生的语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和社会语言学及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等方面,主要著作有《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语言规划研究》等。陈章太先生生前倾力支持《语言科学》的发展,不仅慨允担任《语言科学》编委,同时两次赐稿,在《语言科学》发表《论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2005年第2期)、《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新突破》(2006年第4期)等重要论文,先生还在本刊创刊十周年之际发来题为《创新发展 再创辉煌》贺文。本刊编辑部全体同仁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陈章太先生!

(本刊记者)